

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典藏

黑色圆舞曲

古岳 著

阿力克草原的早晨
阿尔寺的彩虹
玉树：四月的另一种叙事
大草原最后的宁静
穿越年保页什则灌丛
沙漠是地球的肿瘤
从昆仑山到奥林匹亚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黑色圆舞曲

古岳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圆舞曲 / 古岳著.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521-0290-1

I. ①黑… II. ①古…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2213 号

黑色圆舞曲 古岳 著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白 鹭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61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0290-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源	001
阿力克草原的早晨	003
山庄之春畅想曲	005
黄昏·爷爷（外二章）	007
生命的大手	009
山顶有棵老榆树	012
想起童年的森林	016
凝望夜空的日子	020
亲近泥土的感觉	023
想念草原	026
那棵李子树	030
铭记那个夏天	033
清 明	036
母亲厨房里的鸽子	043
想象黑马	049
黑色圆舞曲	052
孟达历险记	055
金色谷地	060
塔尔寺的雪	065

在一个没有雪的冬天思念雪	070
尕尔寺的彩虹	075
玉树：四月的另一种叙事	078
玉树早晨的白月亮	088
最后的藏羚羊	094
走向天堂牧场的野牦牛	101
被家园放逐的野驴	106
大草原最后的宁静	110
雪豹的王国	114
湟鱼的故事	119
狗正列队走在身后	123
穿越年保贡什则灌丛	127
走向阿尼玛卿	130
草与沙	134
鼠之患	140
地球是一粒微尘	148
对森林的感恩	151
沙漠是地球的肿瘤	154
生物多样性及其他	157
大河之源的矮林莽	160
大河之上的巴颜喀拉	165
大河在尕玛羊曲以下	173
写给地球的情书	179
宇宙之乐	185
山宗水源	193
生命之舞	199

最后的生态防线	205
绿色曙光	211
从昆仑山到奥林匹亚	216
既是“青蛙”也是“蝴蝶”	219
箴言录	221
我想由着自己的性子建造一座房子	229
生命的行走与灵魂的漫步（后记）	234

源

油灯飘摇成不朽的相思。

眸子温柔如宁静的港湾。

留下了一片思念，走向高原时才知道带上的也是一片思念。

站在唐古拉、巴颜喀拉的白头上，俯视脚下的苍茫大地。心想，悠悠岁月就是那一支自天地相接处款款飘来的古歌吗？

天空里有一只鹰在高高地飞，它似乎在苍天之下成为一种启示，一种思考。那是生命永恒的风景，还是苦难人生的诠注？

那时，江河正从你脚下的土地上一滴一滴、涓涓潺潺地涌出，慢慢地汇聚成一泓碧水，一条小溪，又慢慢地汇聚着另一泓碧水，另一条小溪。慢慢地留下一片湖泊，一汪清泉，成为一条大江，一条大河。披着阳光，披着风雨，从草地，从雪原，从森林，从十万大山之间，奔腾着，咆哮着，向远方奔流而去。茫茫苍苍，宛如这块高大陆的面颊上滚落的行行清泪，又仿佛是她高傲的头颅上披散的长发。

哦，让那只鹰伴随我吧。

让那支古歌伴随我吧。

我唯一的愿望是也变作一粒水珠，随那洪流一同奔向远方，去追寻它一路失落的梦，去聆听它千万年吟唱不已的歌。便觉着自己的生命也像一

条河，也从那里发源，也从那里开始人生的旅程。其实，源于斯者，又何止是我的生命，站在那源头之上，就有一种站在万物之源上的感觉。

那是个美丽的黄昏。我看见一个藏女穿着拖地的袍子，披着长发，弓着身背一桶源头之水，缓缓走向一座山冈，脚边跟着一条牧犬。当她站在那山冈上时，夕阳最后的一抹余晖就从她身上辉煌地泻落了。

远远望去，那整个一座山冈内在的全部力量好像都凝聚到了她的背上。那硕大的木桶就在她背上高高耸立，直抵苍穹，好像整个天空都是靠她支撑着。离她不远处，一顶牛毛帐篷里已飘着炊烟，她背了那水回去后，就会用它烧成饭，烧成奶茶。然后，那水就会变成血液，变成生命之源。

我看着她站在那山冈上，和天地连为一体，阳光自她身上泻落，江河自她脚下流出，便觉得我好像不是在看一个普通的背水藏女，而是在捧读一页真实的神话。她站在那里，好像是万物的中心，她背上那个硕大的木桶里满装着的源头之水好像就是万物之源，天地、岁月、光明、江河，好像都从那桶里开始。而我则好像是从那桶里不慎滴落的一粒水珠。

闭目遐想，仿佛已步入幻境。冥冥之中，我已置身我之外，看着我自己。看着我自己时，真好像看着一粒水珠。只见它渺小的身躯晶莹剔透，映着天地日月，映着宇宙万物，映着那女人背上高耸的木桶。

阿力克草原的早晨

阿力克草原的早晨。

太阳在地平线上。

结着薄冰的爱吉乃河闪着阳光、唱着晨歌，从东面的山脚下流来，又向西边的山脚下流去，像是将太阳的第一声“早——安”一路带给阿力克草原的牧人。

河边。一位母亲，沐浴在第一缕曦光中。冬日的草原从她的脚下延伸开去。牛群在她的身边，牧犬在她的足前。她像是在回忆昨日里走过的路，又像是在倾听一支从远处传来或者向远处飘逝了的歌，静静地伫立着，但身后的影子已抛在今天的土地上。她是与早晨一同诞生的草原的女儿吗？草原的早晨是因为她的诞生才诞生的吗？那么，她已经用脚下的泥土捏了一堆畜群，一条牧犬，而且，已经迎来第一个早晨了。为此，她感动得哭泣了吗？那么，就掺和了泪水再捏一群男男女女的族类吧，让他们一开始就会哭叫，一开始就知道创造之不易吧。那么，传说中那个和最初的一个早晨一同诞生的阿力克王（注），那个额头上有一个“阿”字的阿力克王，那个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十一个部落的祖先阿力克王，难道也是她用泪水和泥土捏就的吗？那个额头上的“阿”字难道是她捏上去的乳名吗？

遥想那久远的岁月和久远的岁月里模糊和清晰的历史画面，在那爱的繁衍和痛苦挣扎的记忆深处，好像有一条蜿蜒的小路，向这早晨，向这早晨的土地上伫立着的这位母亲的脚下伸来。那么，从那小路上，驮了帐篷，骑了马，向这个早晨走来的难道就是你阿力克的子民吗？那么，就请你阿力克的子民们，带着你们所有的希望，带着你们旅途的风尘，携了这

位母亲，步入这个早晨吧，这个阿力克草原的早晨。

这样想着，你会真以为自己已置身于那亘古之前的那一天呢！如果真有那样的奇事，那该是一次多么遥远而又悲壮的远行呀！收回了思绪，发现那河还那么流着，那畜群、那母亲还在那河边。远处有几家已飘着炊烟，好像有一股酥油茶的郁香随了那炊烟飘散在空际里，好香啊！我意识到这香味是来自这个早晨的。这是个好香好香的早晨。

望着这晨光中醒来的草原，一切都是那么安详、宁静，都是那么原始，那么古朴，像是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甚至些许的变化也没有。但是，透过这炊烟，透过这晨光，你是能感到这块土地上的变化的。

阿力克的牧人终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这个早晨。这个早晨也终于以阳光，以流水，以畜群，以草原母亲温馨的胸怀拥抱了他们。他们也终于从牛背上马背上把那驮了几千年淤结着尘埃血汗的帐篷卸在了这个早晨，这个早晨也终于以泥土，以烟火，以房屋，以妻子儿女的全部爱心迎接了他们。这是属于他们的第一个早晨。一个好香好香的早晨，在这个早晨，他们牧放着自己的畜群。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辛劳的双手创造着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世界是在这个早晨和他们自己脚下的路一同在他们眼前展开的。他们是在这个早晨走向自己的世界的，自己的世界是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早晨的。

于是，他们便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惬意和轻松；于是，他们便欣喜地跑到这早晨的阳光下，来暴晒他们黝黑的性格，来舒展他们被压抑了的身子，来喝这早晨的阳光；于是，这位母亲便陶醉在这早晨的河边，用阳光雨冲洗她的脚印；于是，这冬日早晨的阳光便显得格外的神奇，格外的温暖，格外的香甜。

于是，这阿力克草原的早晨便款款走进我的歌声，向阿力克草原的牧人唱着：早——安。

注：阿力克（意即看见了“阿”字），是传说中古代藏族四大部落首领之一。相传，他生下来时，额头上有一个“阿”字。

山庄之春畅想曲

当你踏进这早春的山庄，沿着那镶有石片的小路漫步山冈、徘徊林间、谈笑于亭台湖岸的时候，你是否听到了一种雄壮而悠远、深沉而昂扬的声音？是否听到了一种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而又分明在自己灵魂深处感到鸣响的声音？是否听到了一种几乎可以用眼睛来捕捉它的色彩，可以用胸怀来感觉它的体温的声音？

那是春天的声音。

那是春之神向你走来时发出的足音。

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祖国春天、热爱祖国历史文化，并引以自豪和发奋向上的人，那么，你即使不用耳朵也能听见那声音。如果与其相反，那么，你即使长着千万只耳朵也不会听见那声音。

那声音是从刚刚发绿的小草的根须里传来的欢歌。它终于冲垮了残冬的压抑，咬破了掩埋的历史，将一面面小小的绿色的旗帜升起在山野，升起在湖边，升起在林间。那些曾在这里射猎驰骋的帝王的马蹄，是否践踏过这些绿色的生命呢？那些曾从遥远的边疆来到这里朝见过皇帝，并共同缔造了祖国辽阔疆域的各民族的领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些小草一簇簇、一片片，用弱小的生命布满山河的伟大意义呢？还有，我们这些后来者，在初春的晨晖里，看到这些小草挂满了细碎的露珠，映着无数颗细碎的缤

纷的太阳时，我们是否能充分地估量到这小小的世界所承受的沉重分量呢？它的确幼小，幼小得近乎微弱，但它是不朽的，它是当之无愧的巨人。只有它才有资格与天地比长久，与人类比高低。它肯定记得历史长河中人类之舟的每一次沉浮，也肯定记得在这小小山庄里所演出过的每一幕悲喜剧。

那声音是从热河泉的碧波里传来的一首远古的恋歌。娓娓地讲述着一个美妙的故事，潺潺地流入你的心间，浇灌你心灵的田野。那里会长出很多很多的白桑葚树，结出很多很多的大白桑葚果实（注），使你的灵魂永远不会感到饥渴。

那声音是从远处的山坳和河畔的田野里传来的深情的呼唤，像女儿呼唤妈妈，像春风呼唤大地。我似乎感觉到一股美妙的音乐之潮正从更远的远山向这里汹涌而来，乘着湿润润的和风升起绿色之帆，用她火样的嘴唇轻吻着土地，使这片刚刚解冻的土地融化在她融融的情愫里。

那声音是从久远的过去传来的，带着历史的回音。

那声音是从今天的阳光下小船荡漾处传来的，携一片欢歌笑语。

那声音是对将来一个霞光满天的时代的召唤，雄壮而深切。

啊，春将来矣！山庄将倚在我的绿之恋歌上畅想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注：相传花喜鹊将一颗白桑葚果落入寻找“无根水”的人口中，那人吐出一把金钥匙，用它找到了医治瘟疫的“无根水”，即今日的“热河泉”。

1986.4 于承德

黄昏·爷爷（外二章）

黄昏，远处庙宇的钟声就响起来了。

于是，蹲在院墙根里抽旱烟的爷爷便好像忆起了一件往事。我不知道。他是担心那缕缕青烟隔断那悠悠的钟声吗？墙皮已经脱落了，那是不是流逝的岁月？人是不是也跟这墙皮一样？墙缝里有一只蜘蛛干死在自己织的网里，而且被那网给牢牢地牵制着。墙上好像有谁雕刻过箴言警句，依稀还能辨出些字形。爷爷脸上额上的皱纹是否记得自己变迁的历史？等到有一天，爷爷变成了化石，那纵横的皱纹还会依旧吗？还会忆起曾有多少泪水从那里流逝吗？看着爷爷这副样子，我好像也已经看到自己老了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了。我想望着能在这个黄昏里叠个纸鸢或者别的什么，但我没能找到一张适合的纸。于是我就用一根木棍在地上画了一堆图像，画完之后，再画了一个很大的圆圈把它们都圈在里面，最后又在那些图像上胡乱画上一气。我觉得它像那墙缝里的蛛网，于是我在那里站了很久。

老诗人之死

那位孤独的老诗人画了许多幅月牙形的少女头像挂在他卧室的四壁。那一年夏天出版的一本杂志用其中的一幅做了封面。但世人是否能真正理解那宛如一弯新月围着几颗星星般的少女头像所蕴蓄着的全部意义？他曾那么痴情地爱过一个女人，还和她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美好的岁月。后来，他因为写了一首赞美她的诗就遭到了人们的唾弃——那时候人们都有点疯，除了谎言他们什么都不信。维系人类生命的爱在那时也淹没在谎言的泥石流里。我想，那个女人也疯了，一阵风沙过后，那女人便也逝去了。

于是，在那坎坷的人生之路上，老诗人便感觉到了灵魂深处的寂寞和孤独。他在那狂风之中呼唤着逝于狂风之中的爱。于是，狂风过后的那一个晴朗的早晨，当老诗人在朝霞染红的地平线上，重新开始感觉到大地深处涌动着的生命力，重新开始歌唱的时候，他便再也没法摆脱那灵魂深处遗留的孤独，于是他就画了许多月牙形少女的头像挂满卧室的四壁。那是孤独的爱凝成的诗篇吗？老诗人死了之后，我听说有个女人来取走了那些月牙形的少女头像。我并不希望老诗人死了之后化一阵狂风去叩打那个女人已复平静的窗棂，我倒希望因为老诗人的故去而能有一弯新月照耀在那一片夜空，犹如那月牙形的少女头像。

童年的回忆

我放羊的时候，每天都路过一个坟地，有时候还在那里停留很长时间——因为那里是一块不小的平地，可以让羊群在那里吃草。那时我们或许会坐在那里的青草上打打扑克，或把青草铲掉露出一小块泥土，然后再把它弄平，再画上一个类似棋盘样的方格，玩游戏，或者从有红泥的地方挖来些泥土，捏一些羊呀、牛呀、猪呀、马呀的，放在那草地上，还捏上一两个骑在马上放牧者，再给这些用泥捏的畜类和人分别起上一些有趣的名字。不过，一般这些名字都是现成的。在那块草地的下面埋着我祖先的灵骨。有时我们牧放的那些畜群会把坟地搞得不成样子，尤其是那几头猪，它们总是在那一座座坟堆上使劲拱，好像那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似的。但我很少想到那下面就埋着我祖先的灵骨。直到有一年，我们去上坟时，有好几个坟堆都已看不清是在什么位置上——那一年我有九岁了吧——我看见父亲从很远的地方背来一堆带草根的土块，精心地垒着那一座座坟堆，他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脸上表露出来的对祖先的无限崇敬和虔诚深深地感动了我。记得，那一年，我是第一次在祖坟上磕头时没有以往那种嬉戏的心情，那也是我第一次用整个身心去感知另一个世界。之后，我再也没敢在那块坟地里牧放畜群。而且我每当路过那里时，甚至不敢去踩那些悠悠生长的青草。

生命的大手

曾经有很多时候，我把一枚树叶或者一片小石板摆放在面前，仔细端详，并想象那就是我故乡。偶尔还将一只蚂蚁或者更小的一只什么虫子捉到上面，让它们在上面走来走去，进而想象那是一匹骏马或是一个独行的人。

我也曾这样端详过我曾祖母的那张脸和那双手。那张脸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已爬满了深深密密的皱纹，看上去就像是一道道、一条条布满大地的山梁和沟壑。那一对随时都有可能合上的眼睛就像是一片干裂的土地上快要干涸的山泉。不知为什么，每一次望着她的脸庞时，我的脑际里会同时浮现出她那双大手的清晰轮廓，甚至连每一根纤细的掌纹都会看得清楚。

而每一次端详那双大手时，我总听到她好像在说：“你瞧这双大手，这五根手指头就是我们家周围的五座山，这手心里的三条纹线，就是那五座大山之间流出的河。手就是我们的家。”

其实，我也不十分确定，她究竟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有可能从未说过，可我总感觉她肯定在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的。自从我第一次端详她那双大手，确切地说是我意识到她那双大手的存在之后，我就有了这样的感觉。久而久之，便认为她真的说过这些话。以至很多年以后，我仿佛还能听到那苍老的声音。那声音能穿越所有的岁月和记忆。每当听到那声音

时，我便会忆起我曾经无数次端详并想象成故乡的那些树叶、那些小石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相信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那是一双令人难以忘怀的大手。每根手指像一道山梁，粗糙、结实。手掌很厚，掌心里的一层层老茧厚得像干旱的土地，永远无法翻耕。手背上的筋脉一根根高高暴突隆起，而后又扭曲变形，像一棵饱经沧桑的老枯树裸露在泥土之上的虬根。

我曾看见那双手在严冬的泉水里洗一篮土豆的情景。泉眼被厚厚的冰层围住了，冰层中间的小窟窿里冒着一股凛冽的泉水。她把手伸进冰窟窿里，洗着那些土豆，好像一点也不觉得冷。“泉水是热的。”她面无表情地说。我便信以为真，也学着她的样子，把双手伸进那冰窟窿里去洗那些土豆。但那种透心刺骨的寒冷与冰凉，让我至今想起来也要打寒颤。当时我没有叫冷，我忍着寒冷洗完了一颗土豆。而后，便惊奇地盯着那双手。那双大手上的污垢已被泉水洗涤干净了，露出密密麻麻的裂口，裂口里渗出殷红的血珠，她的一双大手全被冻裂了。

还有一次，也是在那个泉眼里，她用一只木勺往两只木桶里一下一下地舀着水。因为冰冻得厚实，她必须跪在冰上，左手着冰，以支撑整个身子。等她舀满了木桶，站起身，捶一捶跪酸了的膝盖，挑着水桶蹒跚地离开冰面时，我发现她左手扶拄过的冰面上竟深深印着一只大手。

那场大灾难之后一个秋天的下午，她平坐在厚厚的院墙根儿里，身边堆放着一大堆蚕豆秆。她不慌不忙地从蚕豆秆上把一颗颗没有长饱满但已经干了的蚕豆角摘下来，从里面剥出一粒粒被冰雹打得到处是疤的瘪瘪的蚕豆，放进一个破旧的柳条筐里。因为那场铺天盖地的冰雹使当年的庄稼颗粒无收，这些瘪瘪的豆子对我们便显得无比珍贵了。天快要黑了，她还坐在那湿地上，剥着那些蚕豆。我坐在她已经剥过的那堆蚕豆秆上，看着她那双手剥出一粒粒的豆子，听着那些豆子落进筐子里的声音。

她把那一大堆蚕豆秆都剥完了，站起身，在暮色中抖落身上的尘土和草屑，才吃语般地道一声：“回吧，该回了。”我从地上斜斜地望过她的

头顶，看到那阴沉的天空和那厚厚的墙壁整个儿压向她的身躯，她像不堪重压似地弯着腰。当她牵着我走进青砖砌成的高高的院门时，我又一次感觉到了那双手的力量。那双手在黑暗中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灯盏。怕灯被风吹灭，她的那双手拢在一起，护罩着灯火，等那油灯燃旺。那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那盏油灯下，炒着吃她一下午剥出来的那些豆子时，我一直想着那双手罩在灯上的样子，想着它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留下的那个苦难与温馨的剪影。

曾祖母就是在那个晚上故世的。谁也没想到她会那么突然地离开人世。临睡了，一家人让她睡觉时，她说要再坐一会儿。于是，大家就去睡了。我睡在她旁边，迷迷糊糊中，看见她盘腿坐在炕上，前面小方桌上的那盏油灯一直亮着。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油灯已经灭了，她还那么坐着，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像那盏燃尽了油的灯。那双手伸开着，平放在盘坐的腿上。一缕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耀着那双手，上面纵横交错的一条条筋脉和纹络像一条条崎岖坎坷的路。三天后的下午，我跟着送葬的行列，走上那道山梁，走向那片坟地时，感觉就像走在她的那双大手上。

从那以后，无论我走多远，我都无法忘记那双手。总要把它和我曾经无数次把玩过，并想象成故乡的那些树叶、小石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联系在一起。于是，她也许从未说过，而我一直固执地坚信她说过的那句话便又在耳边响起。